

贵族之家

周殿富◎主编 「俄」屠格涅夫◎著 阎晓红◎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国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国又该往何处去呢？无论是主人公，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希望总在年轻人身上！

世界文学译丛

贵族之家

世界文学译丛

贵族之家

周殿富◎主编 「俄」屠格涅夫◎著 阎晓红◎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族之家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阎晓红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74-7

I. ①贵… II. ①屠… ②阎…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670号

书	名：贵族之家
著	者：[俄] 屠格涅夫
译	者：阎晓红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48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3074-7
定	价：28.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贵族之家	1
前夜	144

贵族之家

一个明媚的春天，几近黄昏，几片瑰丽的小云朵高高悬浮在清澈的天空，闲云以定，却渐渐消失在蓝天的尽头。

在省城O市邻近郊外的街道上，一幢华丽的住宅敞开的窗前（这是发生在一八四二年的事）坐着两位妇人：一位五十岁上下，另一位则已经是个老太太，看似七十岁左右。年纪稍轻的一位妇人名叫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卡列金娜，她丈夫原本是一个省检察官，当时是个有名能干的人，为人机智、果敢、易怒而固执，在十年前就已经过世了。他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读过大学，但是，由于出身卑微，年轻时就知道必须努力为自己开拓前程和积攒钱财。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嫁给他是出于爱情。他长相英俊，人也机灵；况且，只要他乐意，还会表现得非常讨人欢喜。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娘家姓别斯托夫）幼时没有了父母，在莫斯科待过几年，就读于贵族女子中学，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就住在离O市五十里远的自己家的田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里，跟她的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这个哥哥不久被派到彼得堡去做事，妹妹和姑妈由他供养，一直到他突然去世、中断前程为止，他待她们都很坏。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虽然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但没在那儿住多长时间，卡里金不久便征服了她的心，跟他结婚以后，他们用波克罗夫斯科耶换取了另一处收益要大很多的田庄，但是地方不美丽，也没有宅子和花园，与此同时卡里金又在O市弄到一座房子，便和妻子在那儿定居下来。这幢房子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一边面朝市郊的田野。卡里金是个不愿意过乡村孤寂生活的人，便决定说：“这样，也就不必往乡下跑了。”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打心眼儿里感到惋惜，她舍不得美好的波克罗夫斯科耶那快活的小溪流，广阔的草地和绿油油的树林，不过她从来也不会违背丈夫，并一向敬佩他的智谋和阅历。而在十五年婚姻生活，当他留下一儿两女去世之后，马丽亚·德梅

特里耶芙娜对这幢房子和城市生活已然完全习惯，再也不想离开O市了。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年轻时就有金发美人的好名声，虽然已年届五十，但仍然楚楚动人，只是略显色衰，也稍显臃肿了一些。她这人与其说心好，不如说多愁善感，成年后仍然保持着一些贵族女学生特有的气质，她娇惯自己，动不动就发火，倘若生活上哪怕一些小小的习惯遭到破坏，也都要掉几滴眼泪，不过，当万事遂愿，也没人跟她顶撞的时候，她也是特别亲切可爱的。

她的家在这座城市里可称得上是最为舒适的一个。家业也很丰厚——主要不是靠继承，而是由她丈夫挣来的。一双女儿跟她住在一起，儿子则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读书。

跟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边的老太太，正是她那位姑妈，她父亲的妹妹，回首往事，她跟她一起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度过了许多寂寥孤独的岁月。姑妈叫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别斯托娃。别人都说她古怪，一副犟脾气，对谁都面对面说实话，家境即使再拮据，招待客人也都好似拥有万贯财产似的。她不喜欢已故的卡里金，侄女刚一嫁给他，她就远远地躲开，回到自己的小村庄，在一家农户的那间没有烟囱的茅屋里生活了整整十年。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有点儿怕她。这位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虽然已年届七十，却仍是满头黑发，她双眼灵活，身材十分矮小，鼻子挺挺的，走起路来依然步履矫健，腰板笔直笔直的，说起话来快速又清晰，声音尖细而响亮。她总是戴一顶白色的包住头发的小帽子，穿件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对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说，“怎么在叹气，上帝呀。”

“没有什么，”另一个说，“多么迷人的云彩啊！”

“那么，你心里是不是想全得让它们飞走喽，是吗？”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说。

“怎么格杰昂诺夫斯基不来呢？”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边说边快速舞动着手中的几根毛线针（她在织一条宽大的毛线披肩），“他或许会和你一起叹气的，要不他也会乱扯些什么的。”

“您为什么说起别人来总是如此挑剔呀！谢尔盖·彼得洛维奇可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不错的人呢。”

“哼，值得尊敬！”老姑妈没好气地念叨着她的话。

“他对我那去世的老伴儿是多么忠心！”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接着

说道，“一直到今天，一想起他还是总能动真感情。”

“那还不是理所应当的！是你丈夫牵着他的耳朵把他从污泥里给拉出来的。”

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嘟囔着，手里的毛线针飞舞得更快了。

“外表看起来倒挺老实，”她又说道，“都白发苍苍了，一开口要不撒谎，要不造谣言，自己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喏，事实嘛，只不过就是个牧师的儿子罢了！”

“谁会没出点儿差错呢，姑妈？他的确是有缺点，不错。谢尔盖·彼得洛维奇嘛，当然，没受过教育，不懂法语，不过他，无论您怎么想，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是啊，他老是拼命地舔你的小手儿。不会说法语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自个儿的法国‘洋话’也不怎么样。他不如什么话都不会说倒还好了，也就不会撒谎骗人了。瞧，他来啦，真是凑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看了一眼，接着说，“瞧他正大踏步昂首走着呢，你的‘讨人喜欢’的人儿。真高的个子呀，可真像只鹭鹭！”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鬃发。马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讥讽地望了她一眼。

“那是什么呀，似乎是根白头发嘛，上帝呀？你好好该教训教训你的帕拉什卡。她眼睛这是怎么看的呀？”

“哎呀，姑妈呀，您怎么……”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不满地小声嘟囔着，手指边敲打着坐椅的扶手。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一个面孔红红的小仆人从门口跳着走进来，尖声说道。

二

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个子很高的人，穿着整齐洁净的礼服，裤子稍稍有点儿短，戴着一副灰色鹿皮手套，打着两条领带——上面一条是黑色的，下面一条是白色的。他身上的全部，无论从文雅端正的面容、梳得光滑整齐的两鬓，还是那双不会发出难听刺耳响声的平底皮靴，都显得彬彬有礼，如绅士般万分得体。

他先向这家的女主人躬身行个礼，接着便向马尔法·季莫非耶芙娜弯腰致意，然后从旁边摘掉手套，走到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的一只手边，毕恭毕敬地在她那只白嫩的胖手上一连吻了两次，然后不急不躁地坐在扶手椅上，不时带着微笑，轻轻揉搓着自己的指尖，说：“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最近好吗？”

“很好，”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回答说，“她现在正在花园里呢。”

“那么叶莲娜·米哈罗芙娜呢？”

“里诺奇卡也在花园里。您又有什么新鲜事要说吗？”

“哪会没有呢，哪能没有呢。”他慢慢地眨巴着两只眼睛，撅着嘴唇说。

“啊哈！……喏，请您听我慢慢说，真有大新闻，而且是特别惊人的新闻：拉夫列茨基·菲托尔·伊凡尼奇回家来了。”

“费卡！”马尔法·季莫非耶芙娜有些激动地高叫道，“算了吧，你不是撒谎吧，我的上帝？”

“绝没有撒谎，我都亲眼看到他了。”

“哼哼，这可不能算是真的证据吧。”

“长得可结实多了，”格杰昂诺夫斯基假装没听到马尔法·季莫非耶芙娜的指责，继续说，“肩膀更宽阔了，精神焕发。”

“长壮了，”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慢吞吞地说，“依我看，他怎么可能壮实得起来呢？”

“就是呀，”格杰昂诺夫斯基也怀疑地说，“换作别人，处于他的处境上，恐怕连在人前出现都会认为很不好意思呢！”

“那是因为什么？”马尔法·季莫非耶芙娜打断他，“这话怎么说？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请问，要不叫他藏到哪儿去？何况他又有什么过错呢！”

“夫人，请您允许我冒昧地说一句，做妻子的行为不检点，那么丈夫总是有过错的。”

“我的老天爷，您如此说，恐怕是因为你还没结婚。”

格杰昂诺夫斯基极为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请让我好奇地问一句，”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说，“这么漂亮的围巾您是给谁织的啊？”

马尔法·季莫非耶芙娜很快地扫了他一眼。

“我是给那些个从来都不造谣不生事，不要小聪明，也不会撒谎的人织的。”她话中有刺地说道，“要是这世上果真有如此的人的话。费卡这个

人我可是很了解，他唯一的过失就是把老婆惯坏了。他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可是这些恋爱课本的婚姻根本就不会可能有什么好果子。”老太婆斜着眼睛瞟了一眼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站起来，随后又补充上一句，“现在，我的老天爷，你爱说谁的坏话就说去吧，即便说我都行，我马上就走，不妨碍你的事了。”

“瞧瞧，她就是这样的人。”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目送姑妈出去了之后，又说：“总是这样！”

“到了她这把年纪，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格杰昂诺夫斯基说。

“瞧，她总喜欢说：‘不要滑头不要小聪明的人。’可现在又有谁不要滑头呢？世道就是如此嘛。我有个要好的朋友，一个特别受人尊敬的人，告诉您，官职还挺大呢，他就经常说：‘现在就连母鸡走近谷粒，也都要耍花招——总是在想办法，想方设法从一旁绕过去。’可是您，我亲爱的女主人，您真像天使般，请把您尊贵而雪白的小手递给我，让我吻一吻以表示我的敬意。”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接着微微一笑，把五指张开的一只胖手伸向格杰昂诺夫斯基。他凑上嘴唇，吻了吻那只手，她把自己的安乐椅往他旁边挪了挪，微微弯下腰，小声问道：“那么，您真的看到他了？他看起来没什么，身体健康，心情非常愉快？”

“很愉快，看起来没事儿。”格杰昂诺夫斯基小声回答。

“您有没有听说，他妻子现在在哪里？”

“最近她曾在巴黎待过，现在，听说好像到意大利去了呢。”

“这可真可怕，真的，——费卡的处境可真是太恐怖了，我无法想象，他怎么承受得了。没错，人人都会遭受不幸，可是，太不幸了，他的不幸可是弄得整个欧洲都知道了。”

格杰昂诺夫斯基点点头叹了口气。

“是啊，是啊。听说，她认识了一些演员和钢琴家们，按照他们的说法，那可就是跟老虎和野兽做朋友。一点儿也不知廉耻了……”

“真是非常，非常遗憾。”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说，“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您要明白，论到亲戚关系，他还是我的一个远房表亲呢。”

“那还用得着说，那还用得着说。凡是和您家有关系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当然早就知道了。”

“您认为，他会来我们家吗，依您看？”

“想必一定会来的，不过据说他打算回到自己村子里去。”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抬起头来望着天空。“唉，谢尔盖·彼得洛

维奇，一说起这些事情来，我总是想，我们女人呢，行为举止确实应该谨慎检点才是！”

“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可悲的是，有这么一些女人们，她们性情暴躁、反复无常……嗯，这与年龄也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也没让她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规矩。（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一块方格蓝色小手帕，开始把它打开。）自然啦，有时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女人。（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用手帕的一角轮流擦拭着自己的两只眼睛。）可是，一般而言，如果真要评判是非，换句话说……这城里的灰尘可真够多。”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

“妈妈，妈妈，”一个长得挺漂亮、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跑进来，边跑边喊道，“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骑马到我们家里来了！”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站起来，谢尔盖·彼得洛维奇也站立起来，向她鞠了个躬。“叶莲娜·米哈罗芙娜，向您致意。”

他说完，出于礼貌，他走到墙角落里，使劲儿捂住自己端正而高挺的长鼻子，擤起鼻涕来。

“他的那匹马可真好啊！”小姑娘继续说，“刚才他在篱笆门旁跟我还有莉莎说，他想要骑马到台阶前面来。”

随着嘚嘚的马蹄声，大街上来了一位体态匀称、跨一匹枣红马的骑士，并在敞着的窗口前停下来。

三

“您可好哇，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骑手声音响亮而充满愉快地喊着，“您喜欢我的这四匹新买来的马吗？”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悄声走到窗子前。“您好，伏拉季米尔！啊，可真是一匹好马呀！您是从谁那儿买回来的？”

“是从马匹采购员那里……他可是要了大价钱，真是强盗。”

“它叫什么名字呢？”

“奥兰多……可是这名字很蠢；我想要给它改一个……瞧，它多么的不安分呀！”红马打着响鼻，前后四只蹄子不停地踢腾着，往外喷着白沫的长嘴一直左右晃动。

“里诺奇卡，过来摸摸它，不要害怕……”

小姑娘从窗口把手伸出来，可是奥兰多突然竖立起来，向一边冲去。骑马的人并不惊慌，他使劲用小腿把马夹紧，在它脖子上抽一鞭子，并不顾它的反抗，便又让它停在窗口下。

“天哪！天哪！”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嘴里不停地说道。

“里诺奇卡，您快来摸摸它呀，”骑马的人又说，“我绝不会再让它撒野的。”

于是小姑娘又一次伸出手去，胆怯地摸了摸奥兰多颤抖的鼻孔，马儿不停地抖动它的头，咀嚼着口铁。

“太好啦！”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高兴地喊了一声，“现在您可以下马，到我们家里来了吧。”

骑手灵活地掉转马头，用马刺一夹，便策马迈开小碎步沿街跑去，骑在马上进了庭院。

过了一小会儿，他便跑进屋里来，手里不停地挥舞着马鞭，从前堂走到客厅。这时在另一间屋子门口，出现了一位体态苗条，亭亭玉立，有着一头乌黑秀发的十九岁姑娘——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的大女儿——莉莎。

四

刚才介绍给读者们的这位年轻人，名字叫做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潘申。

他是在彼得堡当差，是内务部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名官员。他来O市是来执行一个临时任务，受省长宗年别尔格将军亲自指挥，而碰巧这位省长又是他的一位远房亲戚。

潘申的父亲一个退役的骑兵上尉，又是个有名的赌徒。这个人长着一双迷人的漂亮眼睛，面容疲倦，嘴角总是神经质地抽搐着，他一辈子都在显贵之中游混，常常光顾京城里的两个英国俱乐部，他被大家公认是个十分精明、不太可靠，却又亲切可爱的家伙。即使他十分精明，他却经常处于赤贫边缘，只给自己的独生子留下一份已经衰败的、不大的家业。然而他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非常关心儿子的教育：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法语说得相当漂亮，英语也说得不错，德语却说得非常差劲。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们都耻于将德语说得很流利，当然在某

些特殊场合，大多数是在开玩笑、打趣时，说几个德语词儿，也是可以的。

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从十五岁起就已经学会毫不忸怩地进出随便什么人家的客厅，并能愉快地与人交际周旋，当然更会在适当的时候起身辞别。

潘申的父亲替儿子攀上了很多有用的关系，哪怕在两圈牌之间洗牌，或者是手气很好，大获全胜之时，他都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总会插上几句，对所有爱玩牌的显贵说起自己的“沃洛季卡”。

说到伏拉季米尔·尼库拉伊奇自己，自他还在大学里读书，并不曾以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离开大学时，就早已结交了一批贵族出身的青年人，并且开始进出一些豪门显贵的家庭了。每个地方都乐意接待他：他长得仪表堂堂，毫不拘束，风趣健谈，身体强壮，不管做什么，都能游刃有余，需要讲礼貌的场所，他就彬彬有礼，可以无礼的场合，他就肆无忌惮，是一个出色的同伴。一个朝夕渴望的领域已经展现在他面前。潘申不久就学会了上流社会那套八面玲珑为人处世的秘诀，对这套准则他能真心实意充满敬意，也会以半讥半讽的傲慢态度胡诌瞎扯，而且装作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看成是无稽之谈。他舞艺高超，衣着打扮完全是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被公认为全彼得堡最为可爱、最最精明的年轻人之一了。潘申的确很精明，并不逊于他的父亲；不过同时他也很有才干。他什么都在行：唱歌很动听，画画一挥而就，会作诗，舞台戏也演得挺不错。他不过才二十八岁，可已成为一个宫廷低级侍从官，一个非常不赖的官职。潘申对自己，对自己所具有的聪明才干，对自己的远见卓识，都确信不疑。他大胆、愉悦地全力以赴，勇往直前，他生活得一帆风顺。无论是年老还是年纪轻的，任何人都喜欢他，对此他也已习以为常；而且他自以为了解别人，特别是非常了解女人：了解她们共通的弱点。而作为一个对艺术不是全不在行的人，他认为自己既富有激情，也有点儿容易陶醉其中，易于兴奋，所以他容许自己有种种越轨的行为：寻欢作乐，结识一些非上流社会的人，并且一般说来，是行为不知检点，非常随便的人；然而内心里他却十分冷酷无情，阴险狡诈，即使在最放纵狂饮的时候，他那机灵的深棕色眼睛也总是在窥探和观察，这个肆无忌惮、无拘无束的青年人绝不会完全忘乎所以，心醉神往。或者说，值得称赞的是，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胜利。他来到O市以后，马上就成为了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家的贵宾，并且迅速地完全适应了这个世界。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尤为喜欢他。

潘申热切地对屋里任何一个人微微点头致意，与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和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轻轻握了握手，微微拍了拍格杰昂诺夫斯基的肩头，接着抬起脚尖转过身来，双手捧住里诺奇卡的头，吻了吻她的额头。

“骑这么一匹凶悍的马，您不觉得害怕吗？”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问他。

“哪儿能呢，它可是驯服得很。不过我要跟您说，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很害怕和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玩普列费兰斯，昨天在别列尼岑娜家他大获全胜，而我却输了个底朝天。”

格杰昂诺夫斯基逢迎地尖声笑起来：他正在巴结这位从彼得堡来的年轻而又杰出的官员和省长的亲戚。他在与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说话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潘申先生出众的才华。不应该吗，他觉得，怎么可以不夸奖他呢？在所有上层社会的圈子里，这位年轻人非常有名，工作相当出色，并且丝毫不骄傲自大。其实，甚至是在彼得堡，所有的人也都觉得潘申是个干练精明的官员：他干起工作来特别勤快，谈论起工作却非常随便，正如一个上流社会的人所当具备的那样，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别的特殊重要意义，不过他却是个真真正正的“实干家”。

上级官员们都喜欢有如此的下属，他自己也毫不怀疑，只要他乐意，将来一定会爬上部长的位子。

“您说我大获全胜，”格杰昂诺夫斯基接上说，“可上周是谁赢走了我的十二卢布？另外还有……”

“坏蛋，坏蛋。”潘申用一种略带亲昵，却又带点儿轻蔑的、很随便的语调打断了他的话，便不再去理会他，他来到了莉莎面前。“在这里我没有找到《欧伯隆》的序曲，”他对她说，“我想别列尼岑娜只不过是说大话，还说，任何古典乐曲，她那里全有。事实上，除了波尔卡和圆舞曲之外，她那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已经写信到莫斯科去，一周后您就会拥有那这部序曲了。顺便说一下，”他继续说，“昨天我创作了一首新的抒情歌曲，歌词也是我自己写的。您喜欢让我唱给您听听看吗？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别列尼岑娜觉得它很好听，不过她的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想知道您的意见。可是，我想，还是下次再唱吧。”

“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呢？”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打断他说，“干吗不现在就唱呢？”

“遵命。”潘申轻声说，脸上突然流露出一种愉悦、略带谄媚的笑容，而这笑容又似乎同样突然间消失不见了。说完，他用膝盖将椅子往前推了

一下，便坐在钢琴前面，弹了几个和音，圆润清晰地唱起了这首抒情歌曲：

皓月高悬于大地上空，
在暗淡的云层间飘移，穿梭。
可迷人的月光却从高空散射，
令大海波澜起伏，波涛汹涌。
我心灵的海洋呀，认定你
就是我的皓月，
无论是在它欢乐时，还是当它悲痛时，
只有你才能驱使它，令它起伏波动。
我的内心充满了爱的烦恼和忧愁，
这忧愁来自默默无悔的追求。
我内心苦不堪言……
而你却似那明月，不曾感到意乱心慌。

第二段歌词潘申唱得陶醉其中，富有感情，非常有力，在疾风骤雨般的伴奏中似乎听见了汹涌澎湃的海浪声。唱出“我内心苦不堪言……”之后，他轻轻吐了口气，低垂着眼睛，压低了声音。

等他全部唱完了，莉莎赞赏歌曲的曲调，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说：“美妙极了。”格杰昂诺夫斯基甚至大声喊道：“简直太动人了！不管是诗，还是和音，都那么动人心弦！……”里诺奇卡怀着孩子特有的崇敬心看着唱歌的人。

总之，在座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欢这个青年业余作曲家的原创作品，而客厅门口，前厅里站立着一位刚刚走进来、年纪已经很大的老人，从他低垂着头的表情和略微耸肩的动作，不难看出，潘申的抒情歌曲很讨人喜欢，但却并不能让他感到愉快。这位老人稍稍等了一会儿，拿一块厚厚的手帕拂去他靴子上落满的灰尘，忽然紧皱双眉，抑郁地紧闭嘴唇，弯下那本来就有些佝偻的背，慢慢进到客厅里。

“啊哈！赫利思托弗·费多里奇，您好啊！”潘申最先大声说道，而且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没想到您竟然也在这儿，——当着您老人家的面，我是无论怎么都不敢唱我自己写的抒情歌曲的。我可知道，您并不喜爱轻音乐。”

“我没有听到。”走进来的那个老人用发音非常差劲的俄语说。

说完，朝众人点头致意，很尴尬地站在了客厅中间。

“麦歇烈姆，”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说，“您是过来给莉莎小姐上音乐课的，对吧？”

“噢不，我不是给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而是给叶莲娜·米哈罗芙娜上课的。”

“啊哈！嗯，那么好呀，——真是太好了。里诺奇卡，你和烈姆先生先到楼上去吧。”

老人原本已经跟着小姑娘往楼上走了，可是潘申却叫住了他。“上完课之后请您先别走，赫利思托弗·费多里奇，”他对老人说，“我想要和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四手联弹，共同演奏贝多芬伟大的奏鸣曲。”

老人万分不满地不知道小声念叨了些什么，而潘申则接着用发音不太正确的德语说：“莉莎维塔·米哈罗芙娜将您献给她的宗教赞歌拿给我看了，那可是一部很美妙的乐曲！请您不要觉得我不会欣赏或不喜歡严肃音乐，正好相反：我认为严肃音乐有时略显是枯燥些，但是却非常有用的。”

老人涨得面红耳赤，斜着眼睛瞟莉莎了一眼，就羞恼地匆匆走出客厅。

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恳请潘申重新演唱一遍那首他自己创作的抒情歌曲，但是他声称，不想有辱那位很有才华的德国人的视听，并建议和莉莎来联合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因此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叹了口气，提议由格杰昂诺夫斯基陪她一起去花园里走一走。

“我还在想，”她说，“跟您继续谈谈我们那可怜的费卡，我想听听您自己的意见。”格杰昂诺夫斯基咧开嘴笑笑，向她鞠了一个躬，只用两个手指捏起自己的帽子和整整齐齐摆放在一边帽檐上的手套，便跟马丽亚·德梅特里耶芙娜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潘申和莉莎两个人：她便拿出奏鸣曲的谱子，打开来；两人便默默地坐在钢琴前。楼上传来里诺奇卡还没有把握性的小手指弹奏音阶练习时的微弱声音。

五

赫利思托弗·特阿道尔·戈雷里布·雷莫一七八六年出生于撒克逊公国赫姆尼兹城的一个贫苦乐师家庭。父亲吹奏圆号，母亲弹奏竖琴，他本人五岁时就已经学习了三种不同的乐器。八岁时他成了孤儿，自从十岁